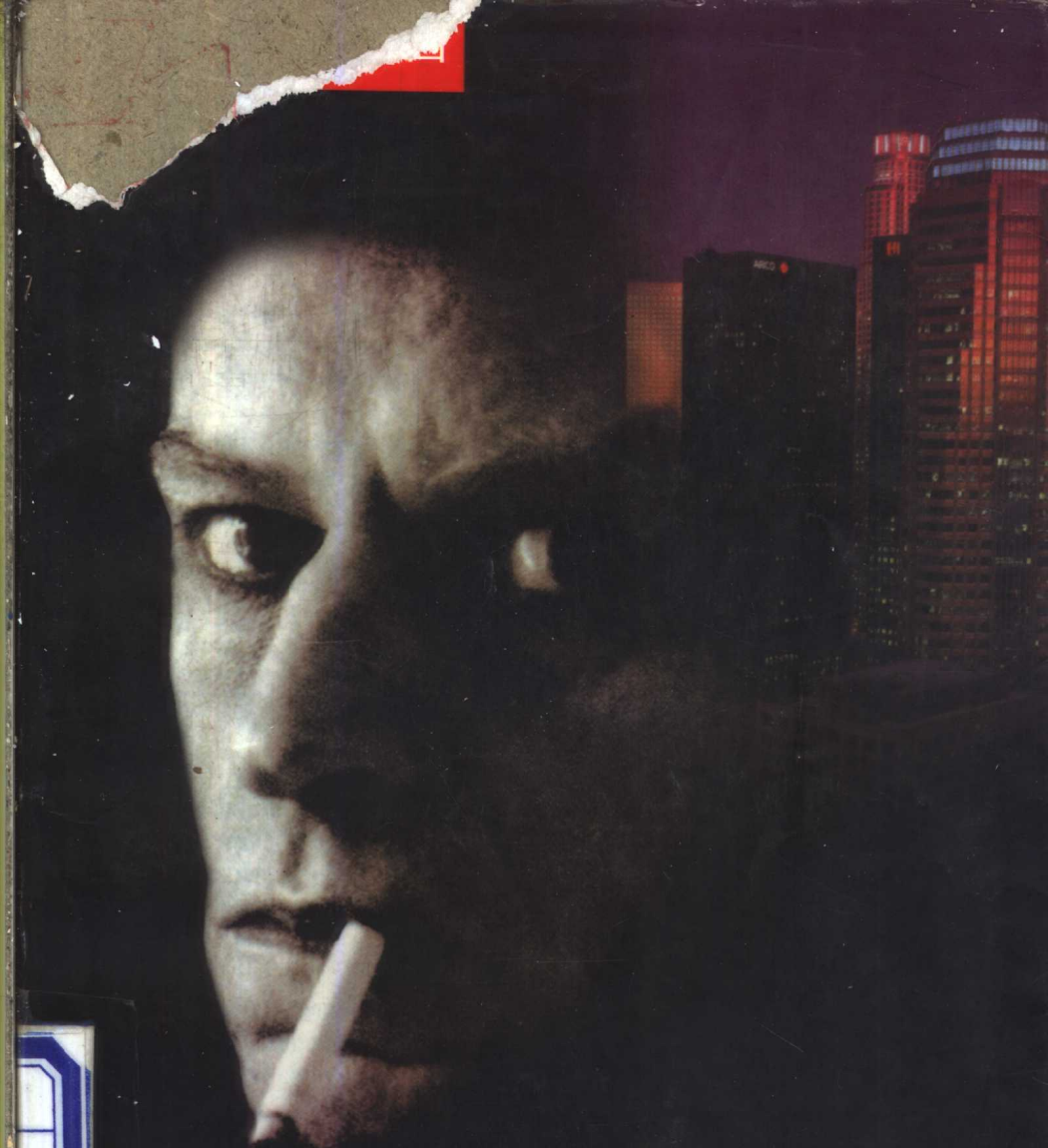




黑暗竞技场

〔美〕 马里奥·普佐

黑暗竞技场

〔美〕马里奥·普佐 著

赵炎秋 夏树荫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00121991

中国大陆版权总代理:

Exclusive Agent For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东西走廊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EAST-WEST Corridor Communications, Inc.

美国·纽约·曼哈顿

250 W 57th ST New York NY 10019 USA.

黑暗竞技场

〔美〕马里奥·普佐 著

赵炎秋 夏树荫 译

责任编辑:刘德来

封面设计:石 凡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625 印张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24 000 字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0 000 册

ISBN 7-5387-0985-1/I·942

定价:13.80 元

内 容 提 要

二战后，美国军官莫斯卡回到了家园，当他和当年的情人格洛丽打算重温旧梦，同她一齐上床做爱时，格洛丽坚决不肯。莫斯卡认为她另有别情，一气之下离开了美国，来到德国的布莱梅市，一个美占领军机场工作，在那里他结识了美占领军少校艾迪及沃尔夫，通过他们又找到了他当年的德国情妇赫拉，开始他并不爱赫拉，只打算把她当做性伙伴，同时把她当做报复格洛丽的工具。

艾迪和沃尔夫引导莫斯卡经常到一个地下性表演场去寻欢作乐，不久，告诉了他一个美军军用船只在德国某港口丢失了一百万美金的秘闻，并和莫斯卡通过香烟走私活动，找到了德国的黑社会巢穴，用两支手枪机智地降服了黑社会的女首脑，逼她说出这一百万美金的下落，然后变为己有。

但这都没有成功，莫斯卡开始沉沦，陷入了各种苦恼之中，他的情妇赫拉作为德国姑娘，面对战胜国的军官——莫斯卡百倍地忍受着他的轻蔑和辱慢，默默地用自己的美丽动人的肉体抚慰着他。

当赫拉为莫斯卡生下第一个孩子时，在一场病中死去，莫斯卡突然感到他是那么爱她，于是千方百计地寻找卖给他假药和过期药品的德国黑市商人耶根，打算杀掉他……

该篇小说虽写出了大量的地下性表演及战胜国的美军驻德部队普遍玩弄战败国的德国姑娘的情节，但其目的却意在表现出无论什么样的战争，最后总是给人类留下无尽的灾难，更给人类创下了无可修复的心灵伤痛。

出版说明

以《教父》一书在世界享有盛名的美国当代著名作家马里奥·普佐，在他迄今为止的创作生涯中，共出版了六部长篇小说，其中《教父》、《西西里人》、《教子》（原译名为《第四个K》）。这三部小说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已先后在中国出版发行，如果说《教父》一书在七十年代成为美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的话，那么在中国的读者中受到的青睐，同样可以得到印证。仅在1994年——95年的一年里，《教父》一书在中国的发行量就已超过百万，（《教父》一书是从七十年代被介绍到中国大陆来的。）而《西西里人》、《教子》虽因在中国出版的较晚（《教子》在1992年才开始在中国大陆印行。）但印行量也超过五十万册之多。这样介绍马里奥·普佐，我们旨在说明他的作品除在美国外，至少在全世界的读者中是极受中国读者欢迎的。

对此，我们并不能准确无误地说明其根本原因所在。

但是，在我们这次一次性地推出马里奥·普佐的《黑暗竞技场》、《幸运的移民》、《大赌场》（原译名为《愚人必死》）这三部小说时，我们再次带着这个疑问，在认真的编译、审校及译文整理的过程中，大体可以得到这样一种认识：马里奥·普佐的这六部小说几乎

构成了一幅当代美国政治、历史、文化、生活的全景式的大写真。

这六部小说几乎是以作家丰富的人生体验，揭开了美国各阶层活动黑幕的方式，写尽了美国形形色色的人物。上到总统、副总统，下至国会议员、军界要员富豪、金融巨头乃至文化界名人，直至平民百姓、名妓、名演员等，他们都无不和美国的黑社会、黑手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之中有的是受害者，有的却是其中的一员。

站在揭露和批判审视的基点上，马里奥·普佐的真率而大胆确实令人吃惊。

他敢于描写美国的女副总统曾是黑手党头领——老教父的情妇，他敢于写美国总统及联邦调查局、安全部里是黑手党的一员及教子（《教子》）。

他毫不掩饰地揭开美国好莱坞及影视界、男女演员争角色时，必和制片人及导演上床的真实场景。（《大赌场》）；他更不掩盖美军在二战后驻外部队的上层组织黑手党走私紧缺物资、军火及玩弄女性的丑闻（《黑暗竞技场》）；而在《幸运的移民》中则真实的写出美国所谓人权的制度下，给意大利移民们所提供的犯罪堕落的机会。

在我国出版《教父》、《教子》、《西西里人》这三部小说时，都不同程度地做了一些删节，但在我们这次的三部小说即《黑暗竞技场》、《大赌场》、《幸运的移民》的出版过程中，尊重马里奥·普佐本人的要求，

根据他的英文原版及德文原版(《黑暗竞技场》)全文译出。只是为了中国读者的中文阅读习惯,在个别词语及句式上做了些微小的调整理顺。

另外要说明的是,如果说马里奥·普佐是美国通俗小说作家的话,那么,在读过《教子》、《黑暗竞技场》、《大赌场》、《幸运的移民》这四部小说之后,应该彻底地纠正这种看法,至少在这四部小说中,充分体现了文学艺术的严肃性、深刻性,更具备了细腻与形象的特征,人物的命运及个性的描写同样是成功的,这大概与他从十五岁起就酷爱文学,大量地阅读了许多像《卡拉玛佐夫兄弟》、《白痴》、《战争与和平》等世界名著和刻苦地追求艺术有关吧!

最后,我们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满足中国读者的期望,免除不能飨读马里奥·普佐全部作品的遗憾,美国东西文化走廊的程娟小姐代表该公司,承担了以上三部小说在中国大陆的全部版权代理工作,不辞辛苦地和马里奥·普佐亲自签定了在中国出版这三部小说的文件。在此,我们代表中国千千万万的读者,向她及她的公司表示由衷的致谢!

并向承担以上三部小说的全部翻译工作的以于晓丹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译者致以同样的谢意!

第一章

瓦尔特·莫斯卡感到兴奋激动和到家之前的那种难以抑制的孤独。巴黎郊外的几处废墟还在记忆之中，熟悉的界标又出现在眼前。现在，在他的旅程的最后一段，他反倒迫不及待地渴望到达他的最终目的地，这满目疮痍的大陆的中心，这座他从未想过会再见到的已被摧毁的城市。对他来说，通往德国的界标反倒比通往他的家乡，他出生的城市的路径更为熟悉。

高速行驶的列车摇晃着。这是一列军列，载着去法兰克福驻军的补充兵员，但车厢的一半被从国内征召的民间雇员占据了。莫斯卡摸摸他的丝质领带，哭了。对他来说这有点奇怪，如果和车厢那一头的美国兵在一起，他会感到更加自在，和他一起来的二十来个民间雇员的大部分也大概如此，他想。

车厢里有两盏昏暗的灯，一头一盏。窗户被木板钉上了，仿佛车厢就是这样造的，以免它的乘客在旅行中看到外面广阔的荒凉。车厢里的座位是长木板凳，在一边留出一条窄窄的通道。

莫斯卡在自己的长凳上伸直了身子，把蓝色的体操袋放在头下当枕头。在昏暗的光线下，他几乎分辨不出其他的雇

员。

他们曾一起乘坐一条军队的船只旅行，与他一样，他们看起来也都兴奋地热盼到达法兰克福。他们高声谈话，以便盖过火车的轰鸣声。在这些声音中，莫斯卡听到杰拉尔德先生的声音最响。在同船的民工中，杰拉尔德先生的地位是最高的。他随身带了一套高尔夫球球棒，并且在船上就让每一个人知道，他在民间的职务等级相当于上校。杰拉尔德先生幸福、快乐。莫斯卡曾看到他在一座城市的废墟上打高尔夫球，他把球打过被摧毁、炸平的街道，打过通向圆圆的碎石瓦砾堆的道路，然后把球小心地击入一个正在腐烂的骷髅的顶部。

列车快要进入一个荒凉的小站时，速度慢了下来，已经是夜晚，车厢里面十分黑暗。莫斯卡打着盹，迷迷糊糊地听着他人的声音，但是当列车离开小站开始加速时，他被完全摇醒了。

雇员们的谈话声现在平和得多了，莫斯卡坐起来，看着车厢另一头的士兵们。有些士兵在长凳上睡觉，但是那里有三个牌局，周围有一圈光亮，给车厢的这一头投过一些友好的光线。莫斯卡开始有点怀念他过了这么久几个月前才刚刚丢下的那种生活。在士兵们蜡烛的光下，他可以看到他们正在从水壶里喝着什么，他感到那肯定不是水，同时打开配给袋，吃巧克力。美国兵总不亏待自己，莫斯卡想道，咧嘴一笑。在任何时候，毯子在他背上，蜡烛在他口袋中，水或者某些更好的东西在他的水壶里，胶鞋在他的行囊里，准备着

迎接坏运气或者好运气。

莫斯卡再一次在长凳上伸直了身子，试图入睡。但是他的身子就像下面的木头一样，僵直缺乏弹性。列车已经加速，现在跑得很快，他看了看表，已经快半夜了，而到法兰克福还有整整八个小时。他坐起来，从蓝色的小体操袋里掏出一个瓶子，把头靠在钉了木板的窗户上，一口一口的喝着，直到身子完全放松。他一定睡着了，因为当他再次观看车厢档头的士兵们时，那里的烛光只剩下一圈了。在他背后的黑暗中，仍可以听到杰拉尔德先生和几个民工的声音。他们一定是在喝酒，因为杰拉尔德先生的声音中露出保护者的遇尊降贵的调子。他正在夸耀他即将到来的权力，以及他将怎样把他的报业帝国放在一个高效率的基础之上。

在车厢那一头的蜡烛光圈里，有两支蜡烛被拿了起来，他们的光亮在过道上摇晃着。当它们经过他时，莫斯卡从他的昏昏欲睡中吓了一跳。拿着蜡烛的士兵的脸上有一种恶毒的愚蠢的仇恨的表情。蜡烛明亮的黄色光线使他已经被酒灌红的脸染上一层黑红色，使他木然的眼睛显得危险、愚笨。

“喂，当兵的，”杰拉尔德先生的声音喊道，“给我们一支蜡烛，好吗？”

蜡烛顺从地放在杰拉尔德先生和他的那个雇员圈子的旁边，他们的声音提高了，似乎他们从那舔动着的光亮里得到了鼓励。他们试图把这个当兵的也拉进他们的谈话，但是他把蜡烛放在长凳上，脸藏在黑暗中，拒绝回答。他们忘掉了这个士兵，谈起其他的事情。只有一次，杰拉尔德先生把身

子斜伸在烛光上，似乎要显示出他绝对的信任，遇尊降贵但是真正友好地对这个士兵说：“你看，我们也都在部队呆过。”接着，又笑着对其他人说，“谢天谢地，那总算结束了。”

其中一个雇员说：“别太自信。还有俄国人呢。”

他们再一次忘记了这个士兵，直到这个沉默着的士兵突然高声咆哮起来。这声音带着一种醉酒后的傲慢，似乎还有一些恐慌，盖过了他们的声音，也盖过了列车在广阔原野奔驰的嘈杂声：“闭嘴、闭嘴，不许再讲，闭上你们的臭嘴。”

一阵受惊的、尴尬的沉默。然后，杰拉尔德先生再次把他的头伸进烛光里，平静地对这个士兵说：“你最好到你们那头车厢去，孩子。”士兵没有答话，于是杰拉尔德先生捡起被打断的话题，继续谈下去。

忽然，他站了起来，身子完全露在烛光中，声音中断了。接着他又平静地，带着一种不是吃惊而是一种痛苦的怀疑说：“我的上帝，我受伤了，这个当兵的在我身上动了手脚。”

莫斯卡坐直了身子，其他的黑色的影子也从长凳上站了起来，其中一个把一支蜡烛扫在厢板上，熄灭了烛光。杰拉尔德先生仍然站着，照在他身上的烛光暗了一些，他带着一种恐怖的声调说：“这个士兵刺中了我。”说完便倒在他的长凳上，从光线中进入黑暗。

在厢那头的军人中，有两个人顺着过道匆匆走过来。借着他们拿着的蜡烛的光线，莫斯卡可以看到军官的肩章的微弱反光。

杰拉尔德先生一遍一遍的说：“我被刺伤了，这当兵的刺

伤了我。”在他的声音中，恐怖消失了，继之的是吃惊，不相信。莫斯卡可以看到他直挺挺地坐在长凳上，接着，三支烛光一齐照在他的身上，烛光中，可以看到他裤腿上的裂缝，在大腿的位置，暗红的血从里面流出来，沾湿了裂缝周围的地方。中尉弯下身子，把自己的蜡烛拿近一些，向跟着他来的士兵发了一个命令。士兵跑到车厢的那一头，拿来一条毯子和一个急救药箱。他们把毯子摊在地板上，让杰拉尔德先生躺在上面。跟来的士兵开始剪开裤腿，但杰拉尔德先生说：“别剪，把它卷起来；我无法把它补好。”中尉观察着伤口。

“不很严重，”中尉说，“把他裹在毯子里。”在他年轻的没有表情的脸上或者声音里没有同情，只有一种不带个人色彩的好心。“我们在法兰克福有一辆救护车等着，以防出现什么事情，下一次停车时我打个电话过去。”说完，他转过身对其他人问道：“他在哪里？”

喝酒醉了的士兵不见了；莫斯卡在黑暗中搜索，看见一个人影在他前面的长凳的角落里缩着，但他没有作声。

中尉去到车厢的那一头，扎上带手枪的皮带回来了。他把手电筒光在车厢里照来照去，直到发现那缩作一团的人影。他用电筒戳戳他，同时拔出手枪，放在自己的背后，那个士兵没有动。

中尉又重重地戳了他一下：“起来，马尔罗尼。”这个士兵睁开了眼睛。当莫斯卡看到那愚笨、阴沉、野兽一样的眼睛时，他感到一种突然产生的怜悯。

中尉把手电光柱一直照在那个士兵的眼睛上，使他看不

见东西。他让马尔罗尼站起来。当他看见他两只手是空着的时候，他把手枪放回枪套里。然后，他粗鲁地一推，使士兵转过身去，开始搜查。他没有找到任何东西，于是，他把手电光射在长凳上。莫斯卡看见了那把沾着血的刀子。中尉把它捡起来，把士兵推在他的前面，到车厢的那一头去了。

列车开始慢下来，渐渐地停住了。莫斯卡走到车厢的当头，打开车门，向外看去。他看见中尉向车站走去，打电话通知前面准备救护车，此外没有一个人，车站后面的法国城市黑暗而沉寂。

莫斯卡回到自己的长凳。杰拉尔德先生的朋友们正俯在他周围，安慰他。而杰拉尔德先生则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伤不重，但他为什么刺我？他为什么做这种蠢事？”当中尉回到车厢，告诉他们救护车将在法兰克福等着的时候，杰拉尔德先生对他说：“请相信我，中尉，我没有做任何招惹他的事。问我的任何一个朋友，我没有做任何事，没做任何事使他对我不这样干。”

“他只是发疯了，没有别的。”中尉说。接着他又补充道：“你还幸运，先生；就我所知，马尔罗尼是对着你的那两个球刺的。”

由于某种原因，这似乎使他们快活起来，似乎意图的严肃性使得这个事件更加有趣，使得杰拉尔德先生大腿上的伤变得重要了。中尉把自己的铺盖卷拿过来，放在杰拉尔德先生下面。“从某个方面说你帮了我一个忙。从马尔罗尼到这个排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在设法把他弄出去。现在，两年之

内他安全了。”

莫斯卡无法入睡。列车开始启动，他再次来到门边，靠在上面，看着外面掠过的黑沉沉的阴暗的乡村。他想起那片从卡车、从坦克背后，或在缓慢的步行时所慢慢地经过的，几乎是同样的大地。他曾经认为他再也不会看到这个国家，而现在他却去寻思事情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糟。他很久以来一直梦想着回到家中，而现在他又离开了。在黑暗的列车上，他回想起在家的头一个晚上。

门上贴的正方形招贴上写着：欢迎回家，瓦尔特·莫斯卡注意到其他两个单元的门上也贴着同样的招贴，只是上面的人名不同。他进入房子，看见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他去海外之前拍的相片。接着，他的母亲和格洛丽娅拥到他的身边，阿尔弗与他握手。

他们大家都互相站开，于是出现一段短时间的尴尬的沉默。

“你变老了，”他的母亲说，大家都笑起来。“不，我的意思是他看起来不止老了三岁。”

“他没有变。”格洛丽娅说，“他一点也没有变。”

“征服的英雄回来了，”阿尔弗说，“看看这所有的绶带吧。你做了什么勇敢的事，瓦尔特？”

“和大家一样，”莫斯卡说，“大多数陆军妇女队队员干同样的事。”他脱下工作夹克，他母亲接了过去。阿尔弗去到厨房，拿来一盘斟满酒的酒杯。

“上帝，”莫斯卡说，吓了一跳，“你失去了一条腿！”他完全忘记了他母亲曾给他写过的关于阿尔弗的事。但是他弟弟很明显在等着这个时刻，他提起了自己的裤腿。

“还不错，”莫斯卡说，“还算运气，阿尔弗。”

“嘿，”阿尔弗说，“我倒希望有这样两条假腿。一没脚癣，二没偏指甲——你当然知道。”

“当然。”莫斯卡说。他拍拍他弟弟的肩膀，笑了一下。

“他特地为你装上的，瓦尔特，”他母亲说。“平时在家里他一般不装，虽然他知道我不喜欢他空着一条腿。”

阿尔弗端起自己的酒杯。“为征服的英雄，”他说，然后带着笑容转向格洛丽娅，“为等着他的姑娘。”

“为我们大家。”格洛丽娅说。

“为我所有的孩子。”他母亲动情地说，她的目光包括了格洛丽娅，他们都期待地看着莫斯卡。

“让我先喝了这一杯，然后，我才能想出点什么东西。”

他们都笑起来，喝了酒。

“现在吃晚饭。”他母亲说。“帮我架桌子，阿尔弗。”他们两人到厨房去了。

莫斯卡坐在一张扶手椅里，说，“一次长长的旅行。”

格洛丽娅走到壁炉架前，拿起装在框子里的莫斯卡的照片。她背对着他说，“每个星期我都到这里来，看看这张照片。我帮你妈妈弄晚饭，吃完饭后，我们坐在这间屋子的这个地方，一边看这张照片，一边谈论你。三年来，每个星期都是这样，就像人们去公墓一样。现在你回来了，它看起来却一

点也不像你。”

莫斯卡站起来走到格洛丽娅旁边，他把胳膊搭在她的肩上，看着这张照片，奇怪为什么它竟使他有点不快活。

照片中，他的头向后仰着，带着微笑，他的站姿正好使他身上的黑白阴影线显得很清晰，脸年轻而又充满了天真稚气。军装十分整洁，这张照片是他特意穿着得像个标准的美国军人，在南方太阳的热量下为崇拜自己的家人拍下的。

“多么愚蠢的笑容。”莫斯卡说。

“不要取笑它。它是我们很长时间拥有的唯一的東西。”她沉默了一会，说，“啊，瓦尔特，你不知道我们有时候怎么对着它哭啊，当你没有写信来的时候，当我们听到军用船只沉没或者一场大战正在进行的传闻的时候。在登陆日那天，我们没有去教堂，你母亲坐在长沙发上，我坐在这里，旁边放着收音机。我们整天都坐在这里，我没有去上班。我不停地把收音机调到不同的台；当一个新闻公报刚刚播完，我又马上试着调到另一个台，尽管它说的是同样的内容。你母亲就坐在那儿，手里拿着手巾，但她没有哭。我那天晚上睡在这里，在你屋里，你的床上，我把照片带在身边，我把它放在梳妆台上，对它道晚安，然后我梦到再也见不到你了。而现在你就在这里，瓦尔特·莫斯卡，有血有肉，而你看起来一点也不像那张照片。”她试图笑一下，但却哭了起来。

莫斯卡有点不知所措。他温柔地吻着她，说：“三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然后他想到，登陆日那天我正在英国的一个小城喝酒，我和一个娇小的金发碧眼女人在一起，她说她是

第一次喝威士忌，第一次与男人睡觉。我在庆祝这一天，但更是庆祝我没有参与这一天。他很想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格洛丽娅，那一天他没有想到她们，也没有想到她们想要的东西，但是他说却是：“我不喜欢这张照片——而且，我进来时你说我一点也没有变。”

“是有点奇怪，”格洛丽娅说，“当你走进门时，你看起来与照片一模一样。但是当我总看着你时，好像你整个脸都变了。”

他的母亲从厨房喊道：“准备好了。”于是他们一起来到饭厅。

所有他喜欢吃的都在桌子上。嫩烤牛排与烤土豆，新鲜沙拉，一大块金黄的奶酪，桌布是雪白的。当他吃完时，他发现未动的餐巾摆在他旁边的盘子里。一切都很美好，但是比起他原来想象的那样又差一点。

“哎，”阿尔弗说，“与当兵时吃的大不相同吧，瓦尔特？”

“是的。”莫斯卡说。他从衬衣口袋里拿出一根又短又胖又黑的雪茄，准备点燃它时，发现阿尔弗、格洛丽娅和他母亲都感兴趣地望着他。

他笑笑说，“我现在是男子汉了。”然后点燃雪茄，夸大自己的快乐。四个人都笑起来，看起来，似乎他回家后因面容和举止的改变所带来的笨拙和生分都一扫而空了。当他掏出雪茄时他们的吃惊和因这吃惊而带来的愉快消除了他们之间的隔阂。他们一起来到起居室，两个女人搂着莫斯卡的腰，阿尔弗拿着托盘，里面装着威士忌和姜汁酒。